

清波雜志

二



清波雜志卷第七

王荊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雱字元澤書送物閤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訖收下雱有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偽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荊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

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旣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
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
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爲外舅其本此乎
然漢匈奴傳書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
此語止爲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
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

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
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
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
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尚方
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

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
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玉杵曰以
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于地中蓋亦有時而
復出

樸橄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
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
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橄單父人嘗
官于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

彬

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

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
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湮微
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輝家

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遍野乃對
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爲記德旣及於枯骨或謂後嗣
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
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
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
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贊云周四十五衣
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靜處
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虜犯淮甸亦
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
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
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

門見三輔黃圖范曄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
泉水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
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寰宇記金城
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
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
並見地里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
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
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
之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
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

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
官吏並送鄰州勘鞠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
罪咎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銓
曹留難索案至朝廷時宗袞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
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辯旣不曾僉書何亦被鞠輝因
言州郡刑獄冤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着字蓋
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
先人尚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
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
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筦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
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輝嘗於鄭暘叔霽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

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刊泐者缺焉且附已
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
證良備悉上祕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弟錄其目
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爲親黨沈虞卿
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監司
其子忱德去在蜀日李公仁甫父相從於墨寶訂正
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漢碑固
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祕
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
年蒙嘉其好古輟贈甚多皆秦漢間物在今日爲艱
得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游近得一碑甚
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
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將士爲
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
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盃玉盤觴客次
籍以錦寘于案爲執事者觸案碎于地非但一時略
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
入書室故戒及門若足踣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

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少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意爲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父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內止三百八戶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

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黥卒
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
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
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但飲
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巨木於
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
之方言前政某歿于此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殮殯或
扣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動得
疾丐歸行至瓊莞竟殂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
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錄言南人送
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爲
曰土人名春塘死者多斂於春塘中以葬士夫落南

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斂手足形骸誠重不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刺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顧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裹紅袍年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爲一幀幅巾跨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圖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

蔡條鐵圍山記書徽宗嘗以小李將軍

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賜閣下臣下觀者竊謂非佳兆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間
蔡行家雖卧榻亦用滴粉銷金爲飾趙忠簡公親見
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模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
然重厚古君子官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
禪悅後倅毗陵遇輝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
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始意如平時
舉葛藤爾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
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鍾業鏡忽然撲破
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
夜無足恠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
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

此東坡論陶淵明云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輝於葛亦云葛名郊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退神重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僞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輿制獄初不持文引乃隨以往中無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于一室後知為總

轄房已見燈二輩

後知為府阜

詢扣年甲鄉貫來歷往返者

五六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摧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叵測既歸議許于府尹趙子和尹云制院謬誤

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標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護失孰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殊塗爾平生橫逆莫此爲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己聞之弟駭愕而已已酉終歲災屯無所不有特未溘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却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說且爲官府追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

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爲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溢歟紹興間福建大利有申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第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今

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度牒
初未行也 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
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
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
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
爲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
而不果行

輝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
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
品樣具著于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
泉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
道以所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